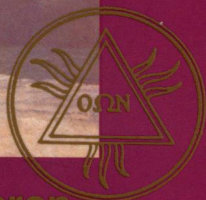


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

從施萊爾馬赫到巴特和蒂利希



Problemgeschichte der neueren
evangelischen Theologie
in Deutschland
Von Schleiermacher bis zu Barth und Tillich
Wolfhart Pannenberg

潘能伯格 著
李秋零 譯

研究系列

979.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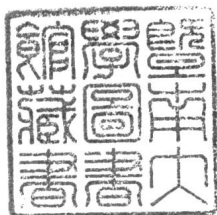
20121

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

從施萊爾馬赫到巴特和蒂利希

潘能伯格 著

李秋零 譯



道 風 書 社

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研究系列·327

策劃 楊熙楠

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

——從施萊爾馬赫到巴特和蒂利希

作者 潘能伯格
譯者 李秋零
執行編輯 殷子俊 張雲濤

道風書社 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33號

電話：2694 6868

網址：<http://www.iscs.org.hk> 電子郵箱：publishing@iscs.org.hk

中譯本版權 © 2010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2010年初版

版權所有，未經版權持有人之書面允准，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貯存或傳送本書之任何部分。學術論文或評論之引用除外。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Research Series 327

Publishing Supervisor: Daniel H. N. YEUNG

Problemgeschichte der neueren evangelischen Theologie in Deutschland

— Von Schleiermacher bis zu Barth und Tillich

by Wolfhart Pannenberg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I Qiulin

Copyright © 1997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Chinese edition © 2010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Published by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2010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is a division of the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It fosters Sino-Christian scholarship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orldwide through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Address: 33 To Fung Shan Road,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 2694 6868 Website: <http://www.iscs.org.hk> Email: publishing@iscs.org.hk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 978-962-8911-68-4



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

策劃 楊熙楠

文庫學術委員

(以中文姓氏筆劃順序)

王曉朝

北京 清華大學哲學系

李秋零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陳佐人

美國 西雅圖大學神學及宗教學系

賴品超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文庫學術顧問

ACADEMIC ADVISORS TO THE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柯林斯 (Adela Yarbro Collins)

美國 耶魯大學神學院教授

舒士拿—費奧倫查 (Francis Schüssler Fiorenza)

美國 哈佛大學神學研究院教授

福特 (Bruno Forte)

意大利 那不勒斯大學神學系教授

約恩森 (Theodor Jørgensen)

丹麥 哥本哈根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考夫曼 (Gordon D. Kaufman)

美國 哈佛大學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

烏爾蘇拉·金 (Ursula King)

英國 布里斯托爾神學及宗教研究學系榮休教授

漢斯·昆 (Hans Küng)

德國 圖賓根大學普世宗教研究所榮休教授

麥格夫 (Alister McGrath)

英國 倫敦大學英皇學院教育及專業研究系教授

莫爾特曼 (Jürgen Moltmann)

德國 圖賓根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奧特 (Heinrich Ott)

瑞士 巴塞爾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潘能伯格 (Wolfhart Pannenberg)

德國 慕尼黑大學神學系榮休教授

羅明嘉 (Miikka Ruokanen)

芬蘭 赫爾辛基大學神學系教授

施賴特爾 (Robert J. Schreiter)

美國 天主教神學研究院神學系教授

泰森 (Gerd Theissen)

德國 海德堡大學神學院教授

田道樂 (Notto R. Thelle)

挪威 奧斯陸大學神學系教授

特雷西 (David Tracy)

美國 芝加哥大學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

韋爾克 (Michael Welker)

德國 海德堡大學神學系教授

總序

歷史地觀之，基督宗教有社會和思想兩個層面。前者指基督教會的形成及在諸民族社會中的傳入和生長過程；後者為基督信仰在神學、哲學、文學、藝術中的思想性歷史表達。基督宗教的社會層面和思想層面儘管相關聯，仍各具不同的形態。

基督教思想成形於公元最初三百年，其時有希臘語思想者和拉丁語思想者（希臘教父和拉丁教父）假希臘化哲學思想和羅馬哲學思想，表達對基督事件之認信，開基督思想之先河。在中世紀，基督思想在拉丁語文化中與古希臘思想再度融糅，形成歐洲中古思想之主流。近代以來，基督新教隨宗教改革而衍生，民族國家形成，基督思想遂與歐洲諸民族語言文化融糅，形成風貌各異之基督思想。俄羅斯則直承早期希臘語基督思想，形成獨特的俄語基督思想（東正教思想）。近百年來，隨肇始於歐洲之社會現代化過程，基督思想亦植入亞洲，產生漢語、韓語、日語之基督思想。

語文乃思想文化之容器，基督思想之品質超逾民族性，形態卻假依於民族語言織體。故基督思想既具普世性，又具民族語文思想個性。基督思想歷近兩千年語程，迄今仍在諸民族文化言路中伸展，成為世界性文化之重要結構要素。

翻譯乃民族文化拓展之良履，「周、秦之語言，至翻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時之語言至翻譯西典時，而又苦其不足。」（王國維語）中國學界百年翻譯之業為漢語思想走出自我封閉，拓展自身開闢了途徑。四十年代，美國神學家、漢學家章文新博士創設「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翻譯計劃，與中國神學家謝扶雅教授等共同從事，至六十年代已成三十二部。《集成》開創了基督教思想典籍的漢譯事業，令學術界感佩。同時，《集成》也有歷史局限：選題系統性強而譯述零碎（不少典籍為節譯）；漢譯表達不盡人意；對十九世紀以來的基督教思想學典顧及不足。最令人遺憾的是，《集成》未完成預定規劃而終。

本文庫願繼前輩學者漢譯基督教思想學典未盡之業，以補漢譯泰西學術中逐譯基督教思想學典之不足。文庫定名為「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表明僅涉及基督宗教的思想史文獻，旨在積累歷代基督教思想的漢語學術典藏。

本文庫以翻譯為主，分三個系列：

- I. 古代系列（希臘化時代至中古末期基督思想文獻）：含希臘語早期基督思想和中古拉丁語基督思想的典籍。
- II. 現代系列（從十六世紀至當代基督宗教的神學思想文獻）：含近現代西方各民族語文之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的基督思想典籍。
以上兩系列亦包括猶太教思想和漢語基督教思想文獻。
- III. 研究系列（近現代研究基督思想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獻）：含近現代中西學者以人文—社會科學語境中對基督思想的研究典籍。

雖然基督宗教思想之傳統是在不同的信仰群體內建構生成的，但神學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在現代學術語境中亦躋身於公共大學和文化建制，形成兩種個性不同（但不一定相悖）的論述取向。為此，現代系列和研究系列之主要分野為著述之取向，若偏近大公教會神學傳統者屬現代系列，若偏近人文－社會科學維度者則屬研究系列。

現代學術（人文－社會科學）的首要任務是，以知識學的原則和方法檢審歷史和現實中的思想和社會，盡可能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地研究人類的意識理念和生活樣態。在這種學術形態中，基督教神學作為一門傳統思想也發生了變化，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基督教思想及學術不僅是歐美思想文化的傳統並迄今仍為其基本結構要素，亦已成為漢語思想及學術的一個組成部分。從現代學術的角度，研究基督教의思想和社會之歷史和現實，是漢語學術界的一項任務。

文庫之編譯工作由中國人文學者從事，編譯者願承中古漢語學者為豐富漢語思想文化傳譯佛典之心智和毅力，「安知不如微蟲之為珊瑚與羸蛤之積為巨石也」（章太炎語）。

漢語學術思想值現代轉型重鑄之際，文庫願益於漢語思想之豐碩，不負漢語學術之來者。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獻給我的妻子

中譯本導言¹

李秋零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

一、潘能伯格其人及其著作

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中文翻譯有潘嫩貝格、潘南伯、潘南堡、潘能博、潘甯博、潘能伯、潘內伯格等）是當代德語基督新教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潘能伯格一九二八年出生於當時德國的什切青城（Stettin），該城位於柏林之東，原為普魯士的波莫瑞省（Pommern）的首府，一九四五年德國戰敗後被劃歸波蘭。潘能伯格的父母在他出生後不久就退出教會，因而他基本上是在一個非基督教的環境中成長的。他自幼所受的教育，主要是文學、歷史、音樂等。直到一九四四年，潘能伯格才開始接觸哲學，尤其是尼采的作品。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的主顯節，潘能伯格從學校回家，途中被落日的餘暉所深深吸引，面對大自然的奇妙，潘能伯格頓然感到宇宙的浩瀚和偉大，感到自己的渺小，從而產生對永恒的嚮往。此時的潘能伯格尚不能解釋這番感受，但他已意識到這將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幾個星期之後，潘能伯格被窮途末路的納粹政權徵召入伍，短暫受訓後卻由於身染疥瘡而被送到德國北部的醫院，而一同受訓的同伴卻被調派到東線作戰，於蘇軍渡

1. 本導言的第一、二部分原為筆者為潘能伯格著，李秋零譯，《神學與哲學——從它們共同的歷史看它們的關係》（香港：道風書社，2006）撰寫的導言的一部分，用在此處時補充了一些新的材料，並做了少許修改。

過奧得河（Oder）後戰死。一九四五年春，盟軍攻入德國北部，潘能伯格成為英軍的俘虜，直到一九四五年夏德國戰敗後才被釋放。十七歲的潘能伯格重返學校，並開始對基督教信仰發生興趣，於同年皈依基督新教。

一九四七年春，潘能伯格進入柏林洪堡大學就讀哲學與神學，一九四八年秋轉往哥廷根大學，一九四九年秋獲普世基督教協會獎學金赴瑞士巴塞爾大學進修，一九五〇年秋又轉往海德堡大學。這種豐富的求學經歷使潘能伯格能夠受教於當時的一大批名師，例如在哲學方面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雅斯貝斯（Karl Jaspers）、洛維特（Karl Löwith）等，在神學方面有巴特（Karl Barth）、拉德（Gerhard von Rad）、施林克（Edmund Schlink）等。潘能伯格曾對巴特神學發生濃厚興趣，但他覺得其中缺乏哲學成分和人文氣息。洛維特的歷史哲學也對潘能伯格的思想形成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據潘能伯格自己表示，拉德和施林克對他的影響最大。拉德的釋經學使他對《舊約聖經》中的古代以色列的歷史和傳統發生興趣，並把《聖經》研究與系統神學緊密結合起來。而施林克則使他對神學與其他學科、尤其是與哲學和自然科學對話發生興趣。潘能伯格後來的思想發展明顯地表現出信仰、理性、歷史並重的特點，無疑與這些老師的影響是有關的。

一九五三年，潘能伯格在其導師施林克的指導下，以《經院哲學學說發展關聯中的司各脫的預定說》（Die Prädestinationslehre des Duns Scotus im Zusammenhang der scholastischen Lehrentwicklung）的論文獲博士學位，一九五五年以〈類比與信仰：對關於上帝的知識中類比概念的歷史的一種批判性研究〉（Analogie und Offenbarung.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der Geschichte des Analogiebegriffs in der Gotteserkenntnis）的論文獲得

大學執教資格，出任海德堡大學編外講師，同年接受按立，成為海德堡大學教堂牧師，從此開始了他近四十年的教學生涯。一九五八年，潘能伯格前往烏帕塔爾（Wuppertal），任教會大學系統神學教授，與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共事三年。一九六一年，他出任美因茨（Mainz）大學系統神學教授，一九六七年參與組建慕尼黑大學新教神學系和普世研究所，並任該所所長。除了教學活動之外，潘能伯格還作為信義宗神學家，對羅馬天主教持欣賞開放的態度，積極參與和推進與天主教的神學對話以及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一九九四年，潘能伯格在慕尼黑大學榮休。

潘能伯格勤於寫作，著作等身。據慕尼黑大學新教神學系在網上公佈的潘能伯格一九五三年至二〇〇〇年發表作品清單，竟達六百四十五項之多²（當然，其中有一些是同一作品的再版和轉譯。潘能伯格的許多著作都一版再版或被翻譯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等）。這裏當然不能全文照錄，只能擇其要者如下：

《作為歷史的啓示》（*Offenbarung als Geschichte*; Göttingen, 1961）。

《人是甚麼？——從神學看現代人類學》（*Was ist der Mensch? Die Anthropologie der Gegenwart im Lichte der Theologie*; Göttingen, 1962）。

《基督論的基本特徵》（*Grundzüge der Christologie*; Gütersloh, 1964）。

《系統神學基本問題》（*Grundfragen systematischer Theologie. Gesammelte Aufsätze*; Göttingen: 1967 (vol. 1); 1971 (vol. 2); 1979 (Vol. 3)）。三冊均為論文集，

2. 參<http://www.evtheol.uni-muenchen.de/oekumene/p-pannenberg-pub.htm>。

多收錄潘能伯格此前發表的論文，但也有新撰而未發表過的。

《神學與上帝之國》（*Theolog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Philadelphia, 1969）。德文版：《神學與上帝之國》（*Theologie und Reich Gottes*; Gütersloh 1971）。

《上帝思想與人的自由》（*Gottesgedanke und menschliche Freiheit*; Göttingen, 1972）。此書為論文集，收錄和整理潘能伯格此前發表的論文。

《科學理論與神學》（*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Theologie*; Frankfurt 1973）。

《倫理學與教會論》（*Ethik und Ekklesiologie*; Göttingen, 1977）。此書為論文集，多收錄潘能伯格此前發表的論文，但也有新撰而未發表過的。

《人性、揀選與歷史》（*Human Nature, Election and History*; Philadelphia, 1977）。德文版：《人的規定——人性、揀選與歷史》（*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Menschsein, Erwählung und Geschichte*; Göttingen, 1978）。

《使徒信經》（*Das Glaubensbekenntnis*; Hamburg, 1972）。

《神學視角中的人類學》（*Anthropologie in theologischer Perspektive*; Göttingen, 1983）。

《形而上學與上帝思想》（*Metaphysik und Gottesgedanke*; Göttingen, 1988）。

《系統神學》（*Systematische Theologie*; Göttingen, 1988 (vol. 1); 1991 (vol. 2); 1993 (vol. 3)）。

《神學與哲學——從它們共同的歷史看它們的關係》（*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Ihr Verhältnis im Lichte ihrer gemeinsamen Geschichte*; Göttingen, 1996）。

《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從施萊爾馬赫到巴特和蒂利希》（*Problemgeschichte der neueren evangelischen*

Theologie in Deutschland. Von Schleiermacher bis zu Barth und Tillich; Göttingen, 1997) 。

與潘能伯格的著作等身和學術聲望相比，其著作的漢譯相當落後。據筆者所知，目前其著作只有三個漢譯本：

鄧紹光譯，《天國近了》（香港：基道書樓，1990）。

實際上是英文版《神學與上帝之國》的漢譯。

李秋零譯，《人是甚麼？——從神學看現代人類學》，（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4）。

李秋零譯，《神學與哲學——從它們共同的歷史看它們的關係》（香港：道風書社，2006）。

另外就是散見於刊物、彙編中的節錄、文章了，如《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十二期（2000年春）的〈基督論的基本問題〉（摘自《基督論的基本特徵》導論）、第十九期（2003年秋）的〈救贖事件與歷史〉（論文，譯自《系統神學的基本問題》）等。

二、潘能伯格的神學思想

早在學生時代，潘能伯格就曾對巴特神學只強調上帝的言而缺乏哲學成分和人文氣息表示不滿，並在拉德的影響下，與一些同學自行組織學習小組，試圖將拉德的釋經學引入系統神學的討論。即便畢業之後各分東西，他們的合作研究也沒有中斷。一九六一年，這個小組的研究成果作為論文集以《作為歷史的啓示》為題發表，「馬上在頗為沈寂的德國新教神學圈子裏，引起一時的震動。該論文集……被神學界恰當地理解為一股新

神學概念的方案式宣言」。³作為該論文集的編者，潘能伯格由此聲名鵲起，論文集的作者們被稱為「潘能伯格圈子」，由此形成德國第一個不以二十年代辯證神學為範本的神學派別，也發展出潘能伯格神學思想的一個鮮明的特徵，即對歷史的特別關注。

這個神學新觀點的核心思想是：「根據《聖經》的傳統，上帝並不直接地啓示他自己（例如，在其『聖言』中），而是間接地透過其在歷史中的作為。」而且「這不是指具體的歷史事件或一連串的事件。這只能應用於歷史的結局，就是所有先前的事件，實質上為整個實在得以被顯明」。⁴這樣，潘能伯格的啓示觀就帶有明顯的終末論的特徵。但潘能伯格認為，上帝在歷史中的這種間接的自我啓示，預先地實現於拿撒勒人耶穌的終極目的性中，或更具體地實現於耶穌的復活這個歷史事件中。因此，神學應當從耶穌自己的歷史實在出發，自下而上地達至耶穌基督的神性，從耶穌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出發達至上帝。

潘能伯格的這一新神學方案馬上招來了批評。「在《作為歷史的啓示》出版後，戰後德國神學的兩個主要派別，巴特學派與布爾特曼學派，對在新歷史神學中所隱含的對『上帝之道神學』的批評，作出強力的反應。一方面，巴特派強調需要以上帝在其三重聖言中的直接啓示，來解釋神聖的自我啓示，從而否定潘能伯格的概念為一種新的神學理性主義；另一方面，布爾特曼的追隨者則抱怨誤解了基督教福音宣講與人存在歷史性之間的關係，並指責潘能伯格重構一種陳腐而抽空之歷史形而上學。兩派均指責潘能伯格使基督教信仰依靠着歷史研究的結果，並在嘗試確

3. 福特編，董江陽、陳佐人譯，《現代神學家——二十世紀基督教神學導論》（香港：道風書社，2005），頁177。

4. 同上，頁179。

立此基礎時，犧牲了神學反省的獨立性。」⁵

然而，潘能伯格繼續走自己的道路。在他看來，神學不僅應當建立在歷史研究的基礎上，而且還必須與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相融構，並且在多元文化的思想處境中，承擔起整合各種知識的任務。為此，潘能伯格廣泛涉獵其他非神學學科，科際對話構成他的神學思想的又一個鮮明的特徵。其著作《科學理論與神學》主要探討神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人是甚麼？》和《神學視角中的人類學》則探討神學與人類學的關係，而《形而上學與上帝觀念》、《神學與哲學》則集中探討神學與哲學的關係。尤其是哲學，潘能伯格對其有一種特殊的偏愛，以致反對派攻擊他是在以哲學來申明一種暗藏的哲學理論。但在潘能伯格看來，基督教神學必須具備哲學的反思，「從歷史來說，哲學肇始於希臘詩人描述對希臘宗教神祇之批判。從系統思維來說，每當哲學超越了我們日常生活之自然意識，對我們關於世界與自身之多元經驗，提出整體性與一致性之問題，那哲學與神學主題便彼此匯合。相反地，如果神學要論證獨一上帝是世界與我們自身一致性之終極視界，神學便經常需要糅合哲學思維」。⁶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神學與哲學》中，潘能伯格強調指出：「沒有對哲學的全面認識，人們就既不能理解基督教的學說如何歷史地形成，也不能達到對基督教學說在當代的真理要求的一種獨特的、有根據的判斷。缺少了有哲學素養的意識，就不能恰如其分地——在向獨立形成判斷過渡的意義上——完成從對《聖經》的歷史的和批判的詮釋向系統神學的過渡。」⁷

5. 同上，頁 198。

6. 同上，頁 183。

7. Wolfhart Pannenberg, 《神學與哲學：從它們共同的歷史看它們的關係》（*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Ihr Verhältnis im Lichte ihrer gemeinsamen Geschichte*; Göttingen, 1996），頁 11。

然而，對於潘能伯格來說，哲學思維畢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潘能伯格主張科際對話的根本目的是用神學整合散亂的各種知識，是建立其龐大的系統神學體系。「雖然哲學與神學之間是彼此依附的，潘能伯格卻勸告其讀者不要理解其神學為一種獨立哲學系統之宗教表述。他視哲學反思基本上是作為神學之設準功能，而非其基礎功能，藉此為充分闡述思想領域中之宗教信仰實在觀，提供了一種批判而建構性之設準。但是神學卻是本於上帝在歷史中之啓示，由此呈現所有之實在均是植根於上帝之實在，並由此而完成在哲學上掌握實在之一致性。」⁸於是，潘能伯格三大卷的《系統神學》也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了。在這部著作中，潘能伯格系統地闡述了自己對基督教教義的理解，對歷史、對理性的重視依然清晰可見，但也表現出一些重心的轉移。例如在基督論中，潘能伯格過去強調自下而上的基督論，而如今則強調自下而上的基督論與自上而下的基督論的結合，着重從三一論進路來構建基督論。鑒於篇幅，這裏不可能全面介紹潘能伯格的系統神學思想，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福特（David F. Ford）編的《現代神學家——二十世紀基督教神學導論》第十一章的「系統神學」一節。

三、潘能伯格的《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一書

《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從施萊爾馬赫到巴特和蒂利希》⁹是潘能伯格多年講授近代神學史的講稿整理而成。據潘能伯格自述，他本人最初是在一九五六年承擔這項工作的，而且自此之後，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再講一次。最初只是講授從施萊爾馬赫（F. D. E. Schleiermacher）到里敕爾（Albrecht Ritschl）這一時期的

8. 福特編，董江陽、陳佐人譯，《現代神學家》，頁184-185。

9. 下文引述此書，僅注原書頁碼（即本書的邊碼）。